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七回 繡被尋春猛放登徒色膽 危崖勒馬驚殘倩女香魂

璇姑看素臣時，已經脫入被中睡了，衣褲等物，亂卸在被褥之上及床前地下，因把地下澆的，先拾了起來，一併放在床上。自去洗了手面，除去釵飾，把臉盆安放竹筐那邊，將面水傾入淨了下身。安好茶桶，將燭花剪去，把素臣卸去衣褲，一件件了，搭放床前竹竿之上，襪纏腰帶，放在裡床。將素臣一照，只見玉山頹倒，滿面春容，風流瀟灑，煞是可憐，不覺撇去了萬種嬌羞，平添出一腔情思。璇姑自見素臣少年磊落，相貌不凡，原有幾分敬慕。因頗知大義，無甚他念。及至哥嫂令其陪侍，便覺意緒無聊，心情不定。暗想：「做妾雖非美事，只要事得其主。文相公相貌，是個正人君子，若得見收，必無棄捐之慮。況我家受他大恩，借此報效，亦不為過。」定了主意，便可親熱。及鋪床理髮，又被嫂子嘈雜了些言語。素臣飲酒時，在暗中偷眼細看，見他氣概非常，議論驚人，更覺心愛。至勸酒時，被素臣一手挽住，橫上身來，不覺情動神迷，彷徨無主。至此銀缸一照，春思忽生。又想著哥嫂吩咐，該自去就他，那裡還執持得定！便自吹滅了燭，卸了衣服，單留緊身衫褲，放下帳子，揭開錦被，竟挨到素臣身邊，朝裡而睡。伏了半刻，被素臣身上一股陽氣薰蒸得渾身滾熱，只覺得耳紅面熱，心頭突突地跳動，甚難消遣，要伸手去把素臣撫摸，羞怯不敢，那知隔牆偏又湊出些聲響來，側耳細聽，卻自嫂子喉中而出，雖甚含糊，愈增春興，一霎時，心猿意馬拴縛不住，惺惺忪忪的伸縮不定。素臣睡中一驚，那身子便直翻過來，一手搭在璇姑腰間，覺得不甚安穩。璇姑忙把頭一避，那隻手直放過去，璇姑頸項恰好挨著素臣臂膊，枕貼而睡，聽那聲息已自重入睡鄉去了。璇姑春情正動，怎當素臣貼肉而睡，兩股中間交入素臣之股。雖尚隔有單褲，那一股熱氣，已透入花苞之內，去發揚起來，不覺慾火已動。須臾，面赤耳熱，心頭亂跳，按捺不住，只得將手緊按素臣肩背，把頭臉斜貼素臣肩窩，咽唾忍愛。早把素臣從睡夢中驚醒轉來，朦朧朧朧的查問，璇姑不敢答應。素臣疑惑，一手兜轉，早摸著璇姑滿頭油發，一陣香氣，直透鼻中，不覺失驚道：「不好了，你是何人，快些下去！」用手推時，卻是大醉初醒，綿軟無力，兼被璇姑緊緊按住，竟推不動。璇姑著急，只得說道：「奴是璇姑，哥哥教奴來服侍相公的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快些放手。不然，我就要叫喊了。」璇姑見事決裂，急得哭起來道：「奴非路柳牆花，哥嫂感念相公恩德，無可報答，叫奴來服侍相公，故不惜羞恥至此。相公不嫌醜陋，收奴為妾，感激不盡。若決意不收，奴是閨中處子，今既與相公貼身而臥，斷難再事他人，亦無顏再圖苟活，惟有一死而已。」說罷，嗚嗚咽咽的，哭泣不止。

素臣酒後夢回，情思迷離。璇姑頭臉香膩，哀音宛轉，既是可憐，兼以貼身交股，實難為情。暗想道：「自我始之，自我終之，原亦無害。且此時推之使去，叫他何以為情？倘真懷短見，豈非伯仁由我而死？」遂用手替璇姑拭淚道：「非敢薄情，實於理有礙耳！既然有這樣苦情，且待來日，和你哥嫂從長計議。」璇姑見素臣頗有回心，轉悲為喜，把手放了下來，說道：「相公不須商議，奴身總屬相公的了。」素臣忽然轉一念道：「這事畢竟不可。娶妾雖土人之常，但我因救其妻，而收其妹，幾於以羊易牛！且恃有微恩，而妄行非禮，與挾勢欺凌，乘危要約者，一間耳！但此時夜靜，若勉強決絕，必致啼啼哭哭，驚聞鄰里，壞他名節。且恐此女一時短見，激成事端，勢在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躊躇了一回，暗忖：「昔柳下惠坐奔女於懷，後世稱為和聖，只得舍經行權，今晚且自如此，待明日與他哥嫂說明便了。」立定了主意，因向璇姑說要小解，可向裡床一睡，一面騰身跨過。璇姑道：「床頭邊有茶桶，相公若渴，奴便起來。」素臣慌忙止住，璇姑真個轉身裡床，素臣卻並不去解手，趁便將被單裹住璇姑，緊壓兩邊，重複睡下。璇姑疑惑了一會，聽著素臣鼻息訖然有聲，像是睡去的一般。自己身子，被被單裹住，不能翻動。心裡想道：「這明是拒絕我的意思。他方才口氣並不決絕，如何忽然變起卦來？」正在猜想，只聽見素臣漸漸的鼾聲大作，竟自沉睡去了。此時璇姑心思恍惚，神氣迷漫，又苦又悶，胸中如轆轤一般的旋轉。約有半個更次，不覺困乏起來，也是沉沉而睡。

素臣起初原是假睡，到後來就真睡去。畢竟心內有事，睡得警醒，一到天明，即便醒轉，坐起身來，將帳子掛上。只見璇姑兀自鼾然不醒，那一副俏龐兒，如芍藥初含，芙蓉乍吐，鮮光靈氣，奕奕動人，實是可愛！因歎一口氣道：「非是我太上忘情，實緣禮法所拘，辜負你一番錯愛！」因向床上找尋衣褲不著，只得赤身下床，才見搭掛竹竿之上，忙取下來穿好，拿過裡床襪纏腰帶，著縛停當。大郎在外聽見，說道：「相公且再睡睡，何必恁般早起？」大郎說著，把石氏、璇姑一齊驚醒。璇姑見素臣已經下床，急急披衣而起。素臣已開房門，在大郎床前疾趨而過，到外間坐下。大郎自到井上打水。石氏進房，向璇姑低聲道喜。璇姑垂首，默然無語。石氏道：「天色甚早，怎麼不窩伴文相公睡睡？」璇姑沒情沒緒，不則一聲。石氏生疑，走到灶前，接著大郎的水桶，悄悄說道：「姑娘與文相公，昨夜莫非沒在一處？」大郎道：「胡說，昨晚妹子歡歡喜喜的，那有不從之理？」石氏道：「敢怕倒是文相公不從。」大郎道：「一夜同睡，決無此理！況且夜裡，依稀聽得妹子微有泣聲，後來兩人還唧唧嚶嚶的說話，我才放心落（目忽）。你休要胡猜，快取起火來，先燒臉水，再把罐裡雞蛋，多拿幾個來，打與文相公吃，也打兩個與妹子，他兩人昨日都是沒吃夜飯的哩。」石氏便不作聲，忙忙的燒水煮蛋去了。

素臣洗過了臉，要與大郎說明，一時礙口，想璇姑自然告訴哥嫂。那知璇姑又因素臣未經回絕，且又害羞，無言可說。直等大郎拿出雞蛋來吃了，請素臣進房，一手提著籃筐，又要去置菜。只得開言道：「夜來之事，極感盛意。非我寡情，實在別有苦衷！令妹相貌，係大貴之格，不宜屏為妾媵，將來自有佳偶，夫榮妻貴，再不可輕■之見。我離家日久，歸心如箭，只此就要告辭，不必再費錢鈔。」大郎聽了，如青天裡打下霹靂，方知妻子之言不錯。不等素臣說完，慌忙丟下竹籃，一手扯住素臣衣服道：「這裡當街淺室，不是說話之處。請相公進房，容小人一言。」把素臣抵死扯入房中，跪在地下，只顧磕頭。素臣著急，用力扯起，說道：「你有話且說來，何須如此！」大郎含淚道：「小人雖在落薄，祖上原是書香。有這個妹子，手足頗有情重，因感相公恩德，叫他付侍，並不是妹子輕狂。小人自有良心，亦非設局迷騙。小人也頗愛臉，斷不肯出妻獻子。只緣知恩報恩，兼為妹子終身之計。也替相公打算過，讀書人三妻四妾，也是常事，算不得破壞相公行止。妹子性情和順，頗自明理，兼聽小人言語，不得到觸犯大娘的事。只怕他年紀小，不會扶持，他也還是伶俐，聞一知二，討得人的歡喜。萬乞相公俯從，替小人留個臉面，不要說回去的話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妹子果然和順，那有輕狂？扶持小事，更不必提他。我知你是正人，那有疑心你的事？妻妾雖是常事，但何人不可娶，而獨娶汝妹子？挾了小恩以越大法，實是行止有虧，難於從命！」大郎道：「小人既無可疑，妹子又無不正，相公並非有挾而求，出自小人之意，借小人報恩之心，完妹子終身之事。在小人既一舉兩得，在相公又何嫌何疑？」素臣道：「你我之心，雖無嫌疑，然明明是嫌疑之地，如何可居？」大郎道：「莫說相公是讀書之人，見理透徹，就是小人，讀書不成，也知道豪傑心胸，只求自己乾淨，不管人議短長。相公既無嫌疑，則不必避了。若要避，便是有嫌疑了，求相公詳察。」素臣道：「昔人施恩不望報，今我救汝妻而收汝妹，此心如何過得？」大郎道：「相公何嘗望報，小人不專為感恩。小人妹子得事相公，正如烏鴉隨鳳，實為小人之幸。相公心上何至難過？」素臣道：「私奔婦於密室，較之拾遺金於曠野，尤屬喪心，豈吾輩所肯為？」大郎道：「女與婦異，私與妾異。竟算沒有救小人妻子一段情節，求相公收妹子作妾，就辱沒了小人及妹子，並喪了相公的良心嗎？況且妹子，現與相公同床共寢，女人所重者廉恥，豈有再事他人之理？相公如斷不肯從，則妹子必至輕生。小人因欲報妻子之恩，而遂致妹子於死，不孝已甚，羞愧難言。生既無以對親朋，死亦何顏見父母乎？」說罷，淚如泉湧。

璇姑正在不明不白，悶悶的對鏡梳頭，微微歎息，忽聽見素臣要去，心頭便如鹿撞。及見哥子苦留，素臣執意不從，早已淚如雨下。再聽到哥子末後一段說話，真如萬箭攢心，竟放聲大哭起來。石氏既替姑娘著急，又替丈夫擔憂，自己亦甚感傷，不禁嗚嗚而泣。素臣到此地位，不覺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也落下幾點傷心之淚。說道：「你們且住了哭，容我細細打算。」大郎道：「相公，這事沒有打算的，總要相公全我一家廉恥，救我一家性命！」璇姑道：「相公若主意已定，奴家只有先尋自盡，魂靈兒也要跟著相公的。」說罷，嗚嗚的哭得呆了。素臣見此光景，心內慘然，暗暗躊躇：「事已如此，諒沒挽回，就是有負初心，也顧不得

了。」正待開言，璇姑見素臣呆想不言，愈加情急，說道：「奴家生死，只在相公一言。要想昨夜與相公合被同衾，沾身貼肉，將來若再事他人，便是狗彘一般！休說外人恥笑，就是自家哥嫂，亦無顏相對！相公是守禮君子，原是奴家聽從哥嫂，冒昧相從，自作之孽，將來九泉之下，斷不敢怨著相公，只自恨一時錯見，永作含羞之鬼的了！」說罷，復號哭起來。

素臣聽到傷心之處，不覺淚涔涔下道：「你這裡牆卑室淺，這樣哭法，被人聽見，怎了？我如今情願收你為妾，你可住著啼哭。」璇姑正自傷心，啼哭不止。大郎道：「不要哭了，相公既肯收你，我與你快些叩謝，哭他則甚！」遂扯著璇姑，一齊磕下頭去。素臣慌忙扯起道：「承你兄妹錯愛，是我拘迂，累你們悲苦，怎反勞多禮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你們放心便了。」璇姑方才收淚。大郎歡天喜地，自去買菜。石氏向璇姑道：「你陪相公在房寬坐，趁空就梳完了頭。我去打米做飯了。」璇姑撥過椅兒，請素臣坐下，自去對鏡，重複梳妝。梳洗已畢，靠著梳台，含羞站立。素臣令坐，璇姑道個不敢。素臣道：「妾乃側室，並非婢僕下人，那有不坐之理？」璇姑告罪旁坐。素臣問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你名字可是雙全的全字？可曾讀書識字？可會些這與算技能之事？」璇姑道：「奴年十七。亡母夢織女星手持機錦，投懷而生，故取璇機的璇字。就是母親教了幾個字兒，也還寫得上來。母親還教過做詩做對，沒有學成。就只看得桌子上這幾本書，還有許多不明白的哩。針黹是嫂嫂教的，也學些算法，別的卻是不會。」素臣道：「那桌上的算書所載各法，你都學會麼？」璇姑道：「雖非精熟，卻還算得上來。」素臣歡喜道：「那簽上寫著《九章算法》，頗是煩難，不想你都學會了。將來再教你《三角算法》，便可量天測地，推步日月五星。」璇姑大喜道：「小奴生性，最愛算法，卻不知有《三角》名色，萬望相公指示。」素臣道：「《三角》只不過推廣《勾股》，其所列四率，亦不過異乘同除。但其中曲折較多。還有《弧三角法》，更須推算次形。我家中現有成書，將來自可學習，也不是一時性急的事。」當將鈍角、銳角，截作兩勾股，與補成一勾股之法，先與細細講解。正講到割圓之法，大郎夫婦已收拾早飯進房，令璇姑同吃。璇姑請素臣上坐，自己側首相陪。璇姑心愛算學，吃飯時津津而問。素臣也將箸蘸著汁湯，在桌上畫那全圓弧矢弦徑之形，逐一指示。璇姑資性聰明，兼與算法有緣，一經指點，件件都有悟頭。素臣大喜道：「我留心算法，到處講說，絕少會心之人。不料你這小小女子，反有如此聰明，海內雖無高弟，閩中自有傳人，我無憂矣。」吃完了飯，一面吃茶，一面討過紙筆，寫出幾個三角求積，容圓，容方的圖形，於三邊注明丈尺，叫璇姑推算。璇姑細看一會，在後面餘紙之上，也畫作幾個圖形，將三邊丈尺增減，較原圖容積，各得十分之六。素臣拍案道：「大奇，大奇，此真可與言算矣！」因把八線之理，細細講解，畫了又說，說了又畫，外面午飯拿來，也不歇手，帶吃帶畫帶說，沒個住頭。

直到日落西山，天色將夜，石氏點燈入房，俏把璇姑喚出，方才停歇。石氏看著璇姑，熬笑不住的，說道：「好姑娘啣，膠住了姑夫，房門外一步也不出來了！你看，這些菜蔬，都是我一個人收拾出來，忙得好不利害。你連影兒也不見一見兒。好個文相公，早晨那般古怪，鐵青了面皮，人也嚇得煞的，這會子說也有，笑也有，像小孩子捧著糖果兒的，真個要算姑娘的手段高著哩。如今哥哥等著你說話，你且去說了來，好請教你顯的啥仔法兒？」璇姑漲紅了臉，羞得要命的。大郎在外間屋裡咳著嗽兒，忙走出去。只見大郎在桌上打開衣包，提出一件大紅綢外蓋，一件月白綾夾衫，一件綿綢衫，一條紅綢褲，都是半新的。一個緞子包頭，一條秋葵色汗巾，一副大紅絲帶，都是簇新的。說道：「昨日還是私下的事，如今說明了，也要像一個樣，你拿進房裡去，換了出來，拜了祖先，在壽星前磕個頭，好與文相公成親。」璇姑向石氏道：「羞答答的，怎好進房去換？」石氏笑道：「姑娘好害羞呀，成日躲在房裡，金鈎鉤不出來哩，如今倒怕進房起來了。不見我手裡托著酒菜，去擺羹飯了，灶前醜醜醜，滿地都是汁湯汁水，難道好到天井裡去換不成？也是滿地雞屎在那裡，不怕污了衣服嗎？你只進了房，自然不會害羞了！」璇姑卻想起一個地方，抱著衣服，竟向哥嫂床上脫換，將舊衣拿時房中藏放，忽見床尚未鋪，慌忙鋪好，對鏡換了包額，理一理鬢鬢，低了頭，走出房來，外面大郎、石氏已經拜過祖先，上過兩回酒。璇姑出去拜了，又上了一回酒，獻過湯飯，焚化了錢紙，收拾過去，供上壽星紙馬，齋獻已畢，送了神，石氏把供獻撤去。大郎請出素臣，順手掇了房內一張椅子，朝北擺著，鋪下一個洋布大包，說道：「今日是喜日，等妹子見了禮，好吃合歡酒兒。」璇姑深深下拜，素臣口說不消，已是拜了四拜。復請哥嫂見禮，垂淚下拜，大郎夫婦一齊拉扯，勉強拜了兩拜。大郎、石氏將獻壽星的通霄銀蠟，各執一枝，照著素臣、璇姑入房，換去油燈，送進酒菜，掇進桌椅，在床前安放，鋪滿了一桌，雖無鳳髓龍肝，頗有山珍海錯。大郎斟了一大杯酒，說道：「小人不在這裡伺候，叫妹子伏侍罷，請相公滿飲此杯。」素臣道聲多謝，接過來乾了。大郎又斟上一杯酒道：「相公吃個雙杯，與妹子成雙到老。」素臣又吃了。

素臣吃酒之時，石氏也遞了璇姑兩杯，大郎夫妻方行告退。石氏將一方白綾帕子悄悄的塞在璇姑袖裡，說道：「你不可出去，我們自添酒送飯進來。」璇姑問：「這帕子做甚？」石氏笑著低低的說道：「停會上床去自有用處。」璇姑知道不是好話，紅了臉，不敢作聲。石氏帶笑的去。璇姑此時，覺與素臣較前熟落，親親密密的，斟酒勸菜。換了些細軟衣服，體態愈覺輕盈。又且人逢喜事，笑逐顏開，眉目之間，另有一種風流情況。到得飲過了五六杯酒，那瑩白的嫩臉上，泛出朵朵桃花，更是可人。素臣此時心無二念，只怡然安享溫柔之樂，眼看著絕世佳人，千柔萬順的百般奉承，更喜聰明好學，算法得有傳人，心裡暢快，不覺飲至醺然。素臣恐又像昨夜那樣大醉，就止住了。璇姑見素臣已有酒意，亦不復勸。大郎還要送進酒來，被石氏阻住道：「今日是姑娘吉期，快些送飯進去罷。」飯畢，兩人洗過手腳，璇姑伏侍素臣睡下。除了插戴，脫了衣服，把綾帕藏在褥下，跨上床來。

素臣掀開錦被，放他鑽入被中，舒手過去枕了璇姑粉頸，把一手替他鬆了鈕釦，脫下裡衣，復將褲帶解開，褪下褲子。璇姑不敢推拒，任素臣解卸。素臣此時安心受用，著意溫存。將粉頸輕勾，香腮斜貼，一手把璇姑身子撫摸。璇姑正在情思迷離香魂若醉，忽覺素臣那手如有所驚一般收縮不迭，停了片晌。把手抱住璇姑纖腰，將一腿屈入璇姑胯裡，交股而睡，絕不動彈了。璇知係驚弓之鳥，覺道又有變頭，心上頓生疑慮：「倘此番又成畫餅，豈不更加羞恥！」一陣心酸，早流出兩行清淚，滴在素臣臂上。正是：

疑雨疑雲難入夢，迷花迷柳不成春。

總評：

寫素臣卻色，一卻鸞吹，一卻璇姑，一卻素娥，接踵而來，易致復沓之病。乃絕不犯復，且無一字一句一情一節略見雷同。如畫美人者，同此眉目，同此口鼻，同此發鬢，同此肌膚；而傳神阿堵，或則偶儻風流，或則端莊閒雅，或則胡天胡帝，或則直喜直嘖，神情面貌，無一雷同者。畫至此，乃為高品；文至此，乃為奇文！

有哥嫂襯言，此人之不同也。卻鸞吹，並未沾身，卻璇姑，已至交股，此勢之不同也。卻鸞吹一刀兩斷，卻璇姑藕斷絲連，此情之不同也。卻鸞吹，遂為兄妹，卻璇姑，終為夫妻，此事之不同也。同一卻色，各各不同至於如此，豈非奇文？

卻鸞吹於曠野古廟，卻璇姑於密室床帖，此地之不同也。卻鸞吹，止兩人面論卻。文家有特犯之法。即卻鸞吹，既卻璇姑；甫卻璇姑，復卻素娥；此特犯之法也。寫璇姑既有五不同，以不犯犯之矣。接寫素娥，則不犯鸞吹，必犯璇姑；不犯璇姑，必犯鸞吹。夫特犯者，特不犯也；真至於犯，法安在耶？今觀其卻璇姑，既與卻鸞吹全不相同矣，復與卻素娥似同而實不同；似同則不犯鸞吹，實不同則不犯璇姑，此又神於法者也。故素娥之密室床幃與璇姑同，並頭交股與璇姑同，終為夫妻與璇姑同；而璇姑迫於兄命，素娥誤於淫樂；璇姑只圖見收，素娥即求歡會；璇姑驚弓不已，素娥得水即解；璇姑不敢撫摩，終止咽唾忍受，素娥急救救命，幾於欲殺欲割。絕不犯復，且至無一字一句一情一節略見雷同者。有此變化，乃敢一而再，再而三以特犯之。

以璇姑之品格，欲其揭被挨睡，此斷斷不能之事。而已允兄命，自就素臣；又必得如此，方可謝兄嫂跪求之意。文至此，幾於窮矣。作者因取煉金成液之意，用十漸法，以屢鍛而屢鑄之，使百鍊鋼者，不得不化為繞指柔。較《西廂記》所云一見那人，兜的便親者，立意高下，奚啻霄壤之別！夫一見風流年少，而兜的便親者，少艾淫娃之所同也。《西廂記》可以解釋鸞鴛，此書何可以唐突璇姑？故必用十漸法以柔之，而止於咽唾忍受，然後璇姑之端兵乃見。緣作《西廂記》人殉中止有少艾淫娃兜的便親之邪情，而無端女淑媛必待十漸始不得不化剛為柔之正情，故自臥於地以讓作者之高置其身於百尺樓上也。嗟夫！

